

同一天空下的不同國籍

—參與反送中運動的外國人故事

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
中文新聞系
2019-2020畢業作品
姓名：趙苡彤
學生編號：18202411



目錄 8

撰文、拍攝：趙苡彤
(有部分相片由受訪者Taro提供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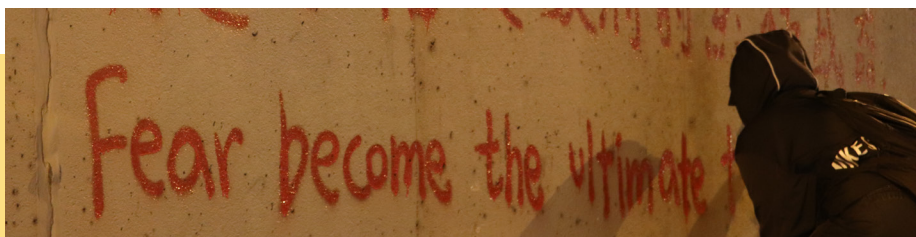
P.3-8-----美國交換生：義務急救員的矛盾



P.9-16 ----挪威「勇武」：以更有意義的身分認識香港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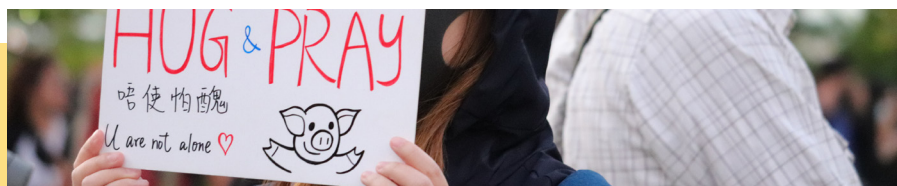
P.17-22---日本記者：盼能將香港社運方式帶到沖繩



P.23-26----菲傭攝影師：用相片告訴世界香港情況



P.27-30-----黑膠唱片藝術家：創作就如社會的一面鏡子



P.31----外國「和理非」的心聲

反修例運動從炎夏走到寒冬，街頭上一個又一個香港人的面孔，但這七個月來，卻能看到不同膚色的參與者。縱然面對語言上的差異，文化想的不同，卻無阻他們在這塊土地發揮自己的角色。

有人穿起急救反光衣，為傷者進行治理，亦有人拿起裝備走到最前線。有一些則拿着相機，紀錄下每一個不可磨滅的畫面，同時亦有人選擇以藝術傳遞訊息。以外國人的身分參與這場運動，他們又如何將自己定位？對他們來說，香港這個地方又有甚麼意義？



美國交換生：義務急救員的矛盾

不同的語言，卻有共同的精神。在催淚彈煙霧下的旺角街頭，一頭金髮、一雙藍眼睛、穿著急救反光衣的女生在人群之中顯得格外突出。「我以前希望把自己的金色頭髮盡量覆蓋著，但現在發現，我可以利用外國人的優勢去保護其他人。」語氣堅定的她，是來自美國大學的交換生Holly。

“

我以前希望把自己的金色頭髮盡量覆蓋著，但現在發現，我可以利用外國人的優勢去保護其他人。

”



別人 口中 與

Holly於2019年1月來港作大學交換生，本來應該於同年5月回去，但她卻選擇留在香港，直到今年1月。來香港之前，美國大學的教授告訴她，「香港是一個民主社會，就像回到你的家鄉美國一樣。」但她來到香港後，眼前的畫面卻截然不同，她看到民主正逐漸消失、香港人都在掙扎是否要移民、工作和家庭又難以兼顧。別人口中的香港、她想像中的香港、與她親眼見的香港，存在著極大的落差。



親 眼 見 的 香 港

2019年6月16日，二百萬人大遊行，這是Holly首次接觸反送中運動，自此以後，她就開始了與其他國際生不一樣的生活。眼見很多抗爭者受傷，Holly想踏出多一步，於是她修讀急救課程，並決定戴上裝備，穿起反光衣，成為義務急救員。

語言上的不同，到底會否成為她處理傷者時的阻礙？Holly指，大部分年輕示威者都能夠用英語告訴她傷勢並回答她的問題。雖然Holly不擅長於廣東話，但敏銳的觀察力以及方向感令Holly在急救團隊中擔任後援的角色，她總是能觀察到隊友的需要並作協助。

每次出外，Holly都會與3至4個隊友組成一隊，默契亦因此培養而成。她們除了是與Holly共同進退的好伙伴，亦是能傾訴心事的好朋友。

「Keep up the good work! Take care! Be Safe! 」這是Holly每次為傷者治理後最常聽到的一句說話。Holly憶述，九月時首次當義務急救員，她第一個治理的是路過吸入催淚煙的遊客。治理過後，遊客以英語感激她說，「繼續努力」，並囑咐她要小心。

除了口頭上的支持，市民亦於行動上表達支持，有長者在炎夏之際派發菠蘿包及水予Holly，令她暖在心頭，「即使我的外表與其他人不同，但大家都當我是社會的一分子。」

街頭上溫暖的菠蘿包





外國人是「光環」 還是「優勢」？

縱使Holly認為大家都以同等的目光看待她，但她曾經亦很怕被人發現自己是外國人的身分。「我會盡量遮蓋自己的金色頭髮、藍色眼睛。」她不希望戴著所謂的「光環」，給人一種外國人是英雄的感覺。日子久了，當初她視為的「光環」，現在卻變為「優勢」。Holly表示，曾經有警員看到她是外國人，而且比他們還要高，十分驚訝，她認為外國人的身分能帶來優勢，可以保護更多的人。「如果我被拘捕了，警察最多送我回美國，但對香港示威者而言，被捕就等於失去前途，甚至性命。」

更重要的是，Holly想以外國人的身分向香港人以及警察傳達一個訊息，「香港人絕對不是孤軍作戰。」

數個月來Holly一直與香港人齊上齊落，她卻未把自己視為「香港人」。對於自己的身分該如何定位，她感到左右兩難，曾經陷入矛盾的漩渦。「我不認為自己單單是外國人，我在香港生活了11個月，見證著這場運動的開始直至現在。」可是，她卻沒有把自己歸納成香港人。「我不會說廣東話，我還未住滿七年，更何況，當一個香港人也不代表你支持香港。」

經歷過疑惑，Holly終於找到答案，答案就在於她的初心。無論她是香港人，還是美國人也好，身分都不會影響她所做的一切，因此並不需要找一個定位。她問自己，「做正確的事到底有多重要？」心中一把聲音堅定回應，「對我而言，這是我的所有。」

局外人的不解 VS 局內人的堅持

她，已把香港視為另一個家，比起原定計劃，Holly決意在香港逗留多大半年。但是，她先要過學校的那一關。學校得知她要繼續留港時，不斷告訴她香港很危險，但Holly卻不這麼認為，「學校只是從媒體上得知香港的情況，只觀察到事情的表面。」最終，她成功說服了學校。

過了學校的關口，接下來要面對的就是遠在他方的家人。「你不再是我的女兒了，你完全不尊重政府，這裏不是你要協助的地方……」Holly的決定卻換來母親的不認同，母親本來不知道Holly有參與反送中運動，但她無意中看到Holly在社交網站發佈有關運動的影片。得不到母親的體諒，幸好家中還有姐姐的支持。

交換生的生活，應該是到酒吧體驗香港的夜生活，但Holly的大多數夜晚，都在催淚煙中渡過，再匆忙的在茶餐廳吃個宵夜，這就是她在香港最地道的生活。其他的交換生經常埋怨，「今天地鐵停開，不能到蘭桂坊消遣了！」「示威者為何要破壞Starbucks？」Holly聽到，都會向他們解釋清楚事情的來龍去脈，「你知道Starbucks集團的太子女是誰嗎？」她指有部分的交換生都很明白事理。

交換生的誤解，大多數源於他們接收的消息不全面。Holly的朋友曾不解，為何示威者要圍毆駕車衝入人群的那名的士司機，原來她朋友看到的影片只顯示事發的後半段，並沒有顯示的士司機蓄意撞入人群的一刻，更不知道有少女雙腿被撞至骨折，後來Holly把完整的影片給朋友看，朋友才明白整個過程。





「2047年快將來臨，現在還不行動？」「屆時失去的自由，比起一些被破壞後明天便能修復的死物不更重要嗎？」看過電影《十年》，Holly的腦海中浮起一幕幕小孩拿著中國國旗的畫面，不敢想像失去自由的香港。她，外表與香港人不同，但內心早已與香港人相連，「我有責任令香港變得更好，讓人們居住，讓小孩成長。」她把寫著「香港加油，Be Water」的小巴牌匙扣掛在背包上，繼續踏進催淚彈的煙霧當中。



挪威「勇武」： 以更有意義的身分認識香港

香港的街道錯綜複雜，即使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也未必熟悉。但來自挪威，來港作交換生的男生Chris，卻在這4個月間已對香港的街道瞭如指掌，全因街頭都遍佈他抗爭的足跡。「我已不知道自己走過多少遍旺角和尖沙咀。」Chris是一名前線示威者，「若我沒有抗爭，我只會是一個遊客，一個當別人正在抗爭時卻在附近玩樂的遊客，我會覺得不配留在香港。」



曾在挪威服兵役 運用經驗協助他人

今年24歲的Chris，架著一副幼框眼鏡，打扮斯文，沒想到脫掉眼鏡，換上裝束，是一名身手敏捷的前線示威者。第一次來香港，對他而言，香港是繁榮的大都會。在香港生活了4個多月，他發現，繁榮背後，原來存在著香港人互相幫忙的溫暖，那不是肉眼能看見，而是需要用心感受。

一向積極參與社運，會為不公義發聲的Chris，在家鄉挪威已不時參與人權組織的示威活動，而他亦一直有關注香港的新聞。來香港後，他的日程充斥著大大小小的反送中活動，集會、人鏈、摺紙飛機、放映會……直到他親眼看過示威者與警方的衝突，他發現自己可以幫助更多，腦海中便泛起成為前線示威者的念頭。但念頭卻被自己的猶豫打斷，「我不是來自香港，我或許不應該參與其中。」

不過，他的內心卻認為，如果有能力幫忙就應該盡量幫忙，而且他過往在挪威有豐富的兵役經驗，能夠善用經驗伸出援手。Chris在自己國家曾服一年兵役，受過催淚煙等軍事訓練，亦有善於分辨方向的能力，因此他在前線的時候，也會盡量給予提點。

2019年9月29日，沒有充足的裝備，Chris只戴著一個普通口罩便首次走上街頭當前線，主要負責淋熄催淚彈等。其他示威者看到他藍色的眼睛得知他是外國人，就二話不說要保護他。他心裏明白，示威者希望保護其他人。當日警察突然進行追捕，大量示威者被警員拘捕及毆打，他指情境仍歷歷在目，最後他躲藏了整整一小時後才敢出來。



程:
保底兒

陌生人不求回報的付出 攜手重建民主女神像

第二次當前線，普通口罩已換成「豬嘴」，身上更多了一對護肘，「豬嘴」是一個負責物資站的姨姨在催淚煙之中跑過來給他的。護肘則是一個叔叔自製的，並從自己的店中拿出來送給他。「他們把昂貴的東西都給我，卻不要求任何報酬。」體驗到香港人的互助互愛，暖流滲透Chris的全身。問到他最難忘的畫面，不是硝煙下的狂奔，也不是火光熊熊下的對抗，而是歌聲下與眾人一起拼回民主女神像。

十月五日晚上的銅鑼灣，衝突過後，示威者都稍作小休，突然一輛大貨車駛至並停在路中央，一個民主女神像正在搬運下來，Chris好奇地上前看，發現原來是碎裂了的民主女神像。於是大家合眾人之力，共同把民主女神像拼湊成原貌。完成的一刻，《願榮光歸香港》一曲以長笛吹奏起，過百人圍繞著民主女神像一同高唱，此刻Chris百感交雜，很感恩自己參與在這場運動當中，見證香港人的美，最後他亦一同以廣東話大叫：「光復香港，時代革命」。



面對批評 心中信念決不動搖



自己的決定，無人能夠阻止，儘管身邊充斥著閒言閒語。Chris坦言，身邊的外國交換生朋友曾對他說，「你這樣做太愚蠢了，外面如此危險。」除了身邊人外，他亦曾受過陌生人的批評。他與外國朋友在茶餐廳討論有關反送中運動的事情時，突然鄰桌的男人走過來，並語帶憤怒地說，「你們不應該參與這場運動，這樣做是不對的……」，但Chris的決定亦毫不動搖，皆因他告訴自己一句話，「這是我的決定，我在做正確的事。」今年暑假，他就要回國了，但他會想盡辦法在香港逗留更長時間，「若我回到挪威的家，安坐家中看香港的直播，身在世界另一端卻又無能為力，感覺真的很差。」



11月中大二號橋一戰，Chris也身在當中，戰役過後的第二天，一眾示威者在運動場裏休憩。陽光絢麗的下午，他與其他示威者騎著單車在運動場中飛馳，來一個速度的比拼。臉上露出平日被面罩掩蓋著的純真笑容。

下一秒，他拿著水瓶，練習投擲「火魔法」的手勢力度。回過頭再看，他又正與其他示威者在草地上練習摔跤，互相交流心得，吸引了不少人圍觀打氣。難得地放下平日在前線的緊張，Chris這時終於能夠體驗一個年青人在香港應該過的無憂無慮生活，儘管只是一個下午，他已經很滿足了。

某天深夜於將軍澳的街頭，在衝突的前夕，示威者紛紛走來走去準備，此時他安坐在一張棄置在馬路上的沙發上，這個新奇的情境，為緊張的氣氛帶來一點緩和。香港對他來說，是他的另一個家，只不過不是一般的安樂窩，而是搬到街頭上。

來香港，對Chris而言絕對是無悔的選擇，「如果我去其他國家，我會在渡假玩樂，去結識新朋友。但在香港，我也在遊歷，在交朋結友，只不過是從更有意義的途徑去完成這些事。」他認為，香港最美的風景，是香港人。



PRESS



日本記者： 盼能將香港社運方式帶到沖繩

香港的民主正慢慢被磨蝕，而世界地圖上的另一端，亦面臨着跟香港相似的問題。來自日本的自由身記者Taro，原本在日本沖繩採訪，報導當地的不公義，但眼見香港的情況嚴峻，他決定越洋來港，一探香港的社會運動，跟沖繩縣有何相異之處，並希望將香港的抗議方式展示予沖繩縣民參考。



沖繩與香港 同面對強權起來反抗

來自日本Taro，外貌成熟卻帶着新潮的鴨舌帽，原本居於東京，但因希望調查日本政府於殖民時期對沖繩縣的加害，因此到當地採訪長達3年。他主要報導戰後沖繩縣民的生活受到甚麼影響。2019年6月9日，Taro從電視中看到香港政府的強硬，激發起一百萬人大遊行，於是立即買機票於6月12日來港。

親身觀察過後，Taro發現香港的情況與沖繩大同小異，兩者同樣遭受着政府的打壓，即使反抗，但仍遭無視。Taro指，日本政府通過決議，將沖繩縣美軍空軍的「普天間基地」從現址宜野灣市，遷移至名護市，並需要在新址填海，由於耗資過高及影響生態，民眾對此舉的反對聲音四起。

2014年，沖繩縣知事當選後，要求將基地遷出，並撤銷了基地的施工許可。不過日本政府因此控告沖繩縣政府，後者敗訴，工程正式於2018年12月啟動，引發民眾抗議。

2019年2月，沖繩縣針對此次遷移進行縣民公投，反對票超過7成。不過，日本政府無視民意，仍繼續施展工程，令民眾對這個蔑視民主的政府充滿憤怒，Taro有感香港市民面臨同樣境況，正在抵抗極權政府這道高牆。



沖繩網絡同樣存在「五毛」被誣衊為煽獨間諜

在香港，Taro經常聽到主張「民主自決」的口號，但原來在沖繩縣，民眾有相似的口號，他們則提倡「民族自決」。除此之外，原來日本也有不少「五毛」（收受利益為政府辯護的網民）在網上留言作出攻擊。他指，每當有事實放上互聯網，就會被「五毛」攻擊。

「白色恐怖」亦瀰漫着整個城市，日本政府會操控民眾的言論，發放不實的消息，令國民吸收錯誤的訊息，沒法理解事情的真相。

Taro眼見香港的社交媒體亦面臨着同一境況，內地網民不停留言洗版，政府及警方亦會發放扭曲事實的消息。

令他震驚的是，11月中，他突然被一個網民誣衊，上載他的照片到社交媒體，並寫道，「這個日本人在香港進行間諜活動，幫助中共煽動沖繩的獨立，現在在香港民主派往自己面上貼金」，並呼籲人們不要幫助他，對於此他毫不畏懼，堅持繼續盡自己的本分報導真相。



抗議者大多年屆六七十 盼學習文宣歌曲等抗議方式

這場反送中運動裏，不乏充滿衝勁的年青人及白髮斑斑的老年人的身影。相反，在沖繩縣發起及參與抗議的大多數是60歲以上的老年人，他們前往地盤靜坐抗議，又試圖堵住道路阻止施工車行駛，但民眾最後被警察抬離。在抗議的活動中卻難以找到年輕人的面孔。Taro坦言，「在日本，年輕人認為談政治會被討厭，覺得政治、人權等都事不關己。」相反，老一輩經歷過社運，因此較關心社會議題。



沖繩縣民眾的抗議方式變化不大，因此當Taro看到香港抗爭者製作充滿創意的文宣、聽到獨一無二的抗爭歌曲、發展國際戰線、以Telegram通訊等，他也盡量在互聯網上分享香港多樣化的宣傳方式予沖繩的民眾，讓他們能學習，嘗試開拓更多新方式。另外一個驅使Taro來港的原因，是因為日本政府大幅減少對沖繩縣的財政補貼，為的是增加美軍基地搬遷費用。他靈機一觸，想起沖繩、台灣與香港的地理位置接近，認為這三個地方可以組成一個新的經濟圈，因此就來香港探討一下可行性。



被困理大成「救命恩人」

自創歌曲為香港打氣

儘管言語不通，但Taro仍努力向身邊人了解周遭發生何事，可是在理大圍城的一晚，他卻錯過了警察要求記者離開的時間，因此被警方包圍被困。當時，他遇到了校園中唯一的日本示威者，該示威者向他苦苦哀求，「警察要求記者離開意味着要殺死我們，你是日本人，請求你告知外界你的存在，這樣才有機會生存下來。」於是他便為那示威者拍攝了一段日語短片，並上載至網上。Taro永遠不會忘記，那個對死亡充滿未知的晚上，跟示威者吃杯麵的每一口味道，以及示威者由衷地向他說，「你是救命恩人。」這一句話。






到達一個新城市生活，日常難免會遇到不少問題。612當天，他到便利店買東西，八達通卻無法付款，此時一名香港女生看到穿着記者反光衣的他，於是主動為他付錢。女生向他說，「你專程來香港採訪，大家一起加油！」Taro感動得很，回酒店亦禁不住流淚，「即使大家互不相識，但仍然會給予我支持。」

熱愛音樂的他，同時是一名說唱歌手，他喜愛廣東歌，懂得唱兩句，又會模仿張國榮的《Monica》一曲生動起舞。他為香港創作了一首歌曲，並製作成音樂短片，希望為香港人打氣，在激昂的節奏下共同迎接更漫長的抗爭之路。

菲傭攝影師： 用相片告訴世界香港情況

「喀嚓」一聲，快門的聲音，鏡頭一秒間把世界盡收眼底。「相片是告訴世界周遭正發生甚麼事情的重要途徑。」平日，June是一名外籍家庭傭工，遊走於街市；週末，她卻搖身一變成為攝影師，遊走於衝突街頭。





612當日目睹催淚彈 警暴畫面令她流淚

June於2004年從菲律賓來港當家庭傭工，至今已15年。雖然居住地、語言都改變，但唯一不變的是她的興趣——攝影。她的攝影興趣是從大學開始培養的，來港後也一直堅持，直到2016年開始正式攝影，並建立自己的Facebook專頁。2017年，她更在Facebook開設了攝影群組，現時共有4000人加入。

2019年6月12日，立法會原定恢復修例二讀，全港多間公司及學校罷市、罷工、罷課，示威者在金鐘聚集，包圍立法會要求撤回修例。June那時候經過立法會，她拍照一會後，就因大雨躲避到較遠的位置。5分鐘後，金鐘已被催淚煙籠罩著，June看到警方不斷發射催淚彈，人們紛紛走避到太古廣場，一幕幕的畫面令她感到心痛。

金鐘的經歷卻未有把她嚇倒，反而促使她希望見證香港這個不一樣的時代，用相機把歷史都紀錄在內。照片中充斥著抗爭者、遊行的市民，每次看到照片都勾起當時的畫面。數到最令她難以忘懷的，是在金鐘看到有年輕的示威者被警察毆打。她憶述，當時示威者被五個警員同時毆打，June不禁默默流淚，「他們已經被拘捕，沒法再反抗了，為何仍然要被打？」。她不解，一班為著自己未來奮鬥的年輕人，為何會得到如此對待。

僱主同是攝影師 生日送贈鏡頭作禮物

June希望將來能告訴下一代，自己當時見證著香港的反送中運動。2014年，雨傘運動，種種因素令她無法到現場拍下一切，當時居住在淺水灣、僱主又不讓她外出。5年後的今天，她遇到一個體諒她的僱主，他知道June每逢周六也要開班教攝影，她在周末出外攝影時僱主也會叮囑她要小心。「僱主明白我對攝影的熱誠。」她的僱主也是攝影師，在June生日時，僱主送了一支鏡頭作為她的生日禮物。因日常閒談攝影話題時，June曾提及鏡頭都很昂貴，自己都買不起，原來那時僱主早已把她的話默默記在心裏。「我很幸運有這樣善解人意的僱主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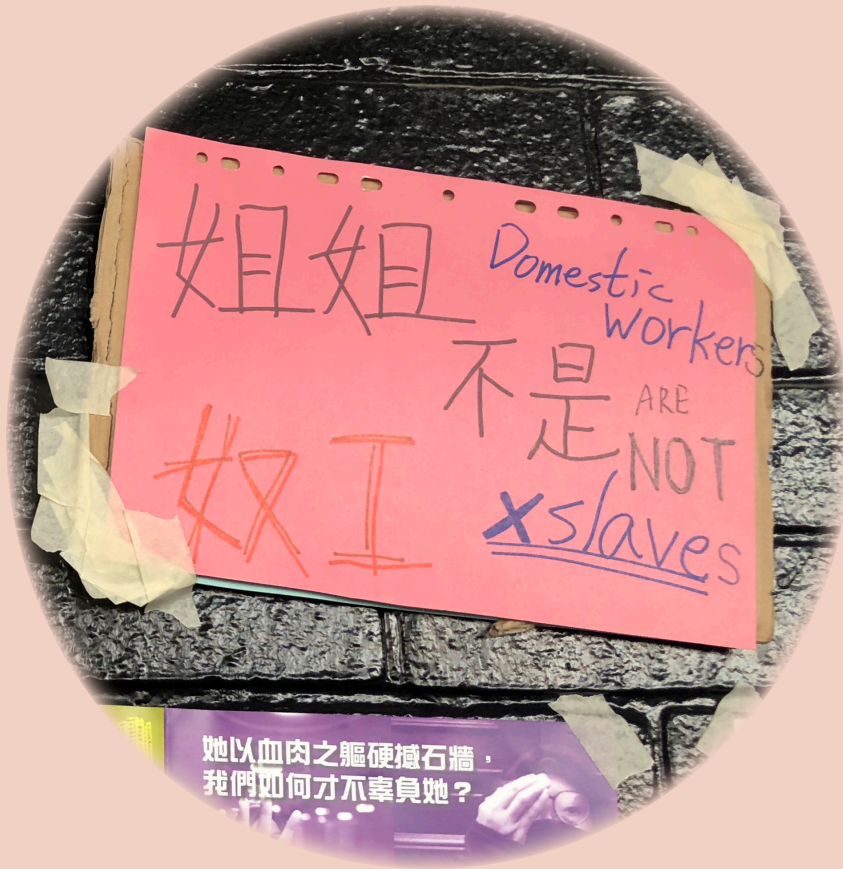


香港是第二個家 盼用 相片告知世界香港狀況

每星期一天的假期，比起與朋友相聚聊天，June認為攝影更有意義。June有不少朋友假期都會在街道上席地而坐一同聚餐，她坦言，警方發射的催淚煙或多或少對他們造成影響。有次，警方發射的催淚煙飄散到隔鄰街，一個患有哮喘的朋友吸入後暈倒，她認為催淚煙會四散因此很難避免。

她形容，香港是她的第二個家，見證著香港社會的變遷，她指若特首林鄭於二百萬人遊行後撤回修訂《逃犯條例》，事情不會發展至如今地步。「如果我是特首，我會下台，只是為了拯救香港。」作為一個外籍家庭傭工，她指身分所限，能做到的不多，一旦外傭被發現參與反送中運動，就會被舉報，甚至失去在香港的工作，她只能盡自己的能力為真相多一份紀錄。

攝影對June而言，除了是興趣，還是她的心靈寄託，「拿起相機時，所有的煩惱壓力都一掃而空。」她從未想過放棄攝影，「我要用相片去告訴世界香港正發生的事情。」她亦從未想過離開香港，「我會一直留在香港，直至我不能為止。」



黑膠唱片藝術家：
創作就如社會的一面鏡子



VINYLS

一隻隻舊式黑膠唱片上，畫了一個戴着豬嘴、頂着黃色頭盔、手舉着傘的人，加上一句「香港加油」，唱片上的分針秒針滴答的轉動，就像見證着時代的變遷。黑膠噴畫藝術的誕生，背後全靠着兩隻巧手，他們就是分別來自波蘭及阿根廷的街頭藝術家Ania及Gustavo。

賦予黑膠唱片另一種意義

Ania及Gustavo是情侶，由2015年起在澳洲街頭開始製作黑膠唱片噴畫，並加上分針秒針，改裝成時鐘售賣。對他們而言，黑膠唱片滿載着不同心情的回憶，另外黑膠唱片是的形狀及顏色很適合用作噴畫，因此兩人希望能夠將黑膠唱片變為藝術的轉化，由音樂演變成噴畫。除此之外，他們亦希望藉此推廣循環再造的重要性，將舊物品轉化成既實用又美觀的藝術品。

兩人帶着黑膠唱片，足跡遍佈整個地球。他們喜歡發掘未知的地方，所有會到世界各地向當地人宣揚街頭藝術。2015年起，他們在澳洲工作了3年，然後於2019年到波蘭，直至11月，他們選擇了來香港。2019年歐洲正經歷嚴寒，在考慮天氣條件的情況下，他們以香港作為這一站目的地。來香港之前，他們有做過一些資料搜集，亦有跟來過香港的街頭藝術家見面，從而更了解香港。但來到香港後，他們坦言，香港的街頭藝術自由度小，經常因被小販管理隊或保安驅趕而要另覓新地點。



專屬香港人的黑膠唱片 見證香港歷史時刻

「我們的創作就如身處地方的一面鏡子，反映着當刻所發生的事情。」Ania及Gustavo指，創作的黑膠唱片會與身處的地方有聯繫，他們的設計多與音樂及電影有關，但來到香港，卻希望能夠創作與反送中運動有關的藝術，一同見證着改變歷史的時刻。因此他們製作了數款與反送中運動有關的設計，例如在催淚煙下相擁的情人，戴着豬嘴頭盔的抗爭者。他們同時很好奇香港人看到會有何反應。人們的反應令兩人感到意外，因他們沒有想過會有如此多人支持關於反送中運動的設計。從每一個香港人身上，他們看到了大家凝聚一起，互相支持的力量。



每天傍晚在尖沙咀碼頭，都會看到兩人提着大大小小的膠箱，裏面載着林林總總的工具，不消十多分鐘，就吸引了近二十人圍觀。噴畫時，他們會戴上豬嘴，以防吸入氣味濃烈的噴漆，但這亦引起許多人的討論，好奇他們為何戴上抗爭者常用的豬嘴。兩個月來，有人選擇在行動上表達支持，亦有人選擇親口說出感受。最觸動Ania的，是有一個女人買了畫上抗爭情侶的黑膠唱後片，「她一邊與我傾談時一邊哭，她對我表示感激，令我都禁不住流淚。」



「香港人就像海洋一樣，永遠不會停歇及被壓制。」香港人川流不息的精神，讓兩人印象深刻。短短兩個月，他們感受到人們的力量及決心，亦接收到香港人的熱情、善良以及可愛。兩人希望繼續拿着噴漆，在黑膠唱片上填滿色彩，同時以藝術為此刻的香港注入一點正能量，「香港人，不要放棄！」

外國「和理非」的心聲

在大大小小的遊行中，亦不乏外國人的身影，他們與香港人的腳步一致，各有不同背景的他們，為何會選擇站出來呢？



69歲的Michael來自英格蘭，1984年來到了香港，任職影片製作的他當初打算在香港工作數天，豈料一直留在香港至現在。寒冷的天氣下，戴着冷帽出來遊行的他坦言，留在香港生活因喜歡香港文化、香港人。他認為香港有很多有才華的人，卻缺乏發展的機會。在反送中運動裏，他參與過眾多的遊行與集會，並會自製中英對照的文宣，在遊行中高舉着。他亦特意買了豬嘴和眼罩，但他卻不希望能夠用到。人們看到他參與遊行，都會上前感激他出一分力支持香港。「我很欣賞香港人會互相尊重和充滿正能量。」在這亂世中，他從各類的文宣中看到香港人的幽默，緩和緊張的氣氛。最後，他想和香港人說，「請繼續努力發聲！」

除了長期定居在香港的外國人，來港探訪朋友的Sharon也第一次參與1月1日元旦大遊行，Sharon來自倫敦，將留在香港三星期，她在倫敦一直從電視上密切留意香港的消息。本來她以為香港的遊行會很混亂，但親身參與過後，她發現比想像中和平得多。任職護士的她認為，警方於理工大學拘捕義務急救員，當中更有醫生和護士，這種行為不可接受。她指，「義務急救員是來伸出援手的，我亦很擔心他們會因此失去工作。」



來自巴勒斯坦的Joe，3年前來香港修讀博士學位，其後一直留在香港工作至今，他參與過很多次的遊行，希望能夠展現與香港人同行的團結精神。他亦主動邀請身邊的外國朋友參與遊行，縱使身邊有朋友認為事不關己，但亦有部分朋友認為應該支持香港人，所以與他一起參與遊行。在初初來港時，他對香港人的印象是自我中心、不會為自己的權利發聲，但經過這次反送中運動，他卻看到香港人有巨大的轉變，他們互相幫忙、而且組織能力強，令他刮目相看。2020年的到來，他希望香港人的訴求都得以達成，「這是一場持久的抗爭，香港人可以做到的，我們會一直與香港人同行！」





